

# “拼图化”生存：当代青年“搭子社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重构

张欣月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15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25日

## 摘要

“拼图化”生存已成为数字时代青年交往的典型特征。本文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出发，深入剖析“搭子社交”这一新型社交模式的兴起逻辑与现实难题。“搭子社交”呈现出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内在博弈，是当代青年为适应碎片化生活作出的积极选择与调试。面对交往浅表化、共识悬浮化与价值离散化的深层困境，从青年主体素养培育、算法伦理生态重构、社会交往文化共建三个维度出发重构交往理性，成为“搭子社交”实现从工具性匹配走向意义共在的必由之路。

## 关键词

搭子社交，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理性

# “Puzzle-Like” Survival: Realistic Dilemmas and Path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s “Dazi Socializing”

Xinyue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21, 2026; accepted: June 15, 2026; published: June 25, 2026

## Abstract

“Puzzle-like” survival has become a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youth interactions in the digital era. Drawing o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logic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Dazi socializing”, a new social model. “Dazi socializing” reflects the intrinsic

**struggle betwee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representing a proactive adaptation and self-adjustment made by contemporary youth in response to fragmented lifestyle. Faced with the deep-seated dilemmas of superfici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uspended social consensus and fragmented values, reconstructing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ivating youth competence, reshaping the ethical ecology of algorithms, and jointly building social interaction culture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path for “Dazi socializing” to move from instrumental matching to shared meaningful existence.**

## Keywords

**Dazi Socializing,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发展，不仅推动了产业经济格局的深度转型，更重塑了社会交往模式与文化生态。近年来，以“搭子”为代表的新的社交符号在网络上持续走红，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DT 财经和 DT 研究院发布的《2023 搭子社交小报告》[1]显示，“超过一半的人拥有至少一个搭子。在没有搭子的人里，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想要拥有搭子。”“搭子社交”以垂直领域的精准陪伴、舒适的边界感、人际关系的低负担等特征构建起“万物皆可搭”的社交场域，激活了大批青年尤其是 00 后的参与热情。这一社交模式，反映出青年在追求个体独立空间与建立亲密关系之间进行的折中选择，是当代青年积极探索理想化人际关系以满足个体社会性需要的新型交往观念与社交实践形态。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解“搭子社交”这一新的社交形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交往智慧。该理论聚焦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理解共识与良性交往秩序建构，批判工具理性过度扩张对日常人际交往的侵蚀。当代青年“搭子社交”在满足青年基于趣缘和实用主义等“拼图化”社交需求的同时，释放出追求情感交流与深度互动的发展信号，反映了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间的张力。探析“搭子社交”的行动逻辑与未来发展，应充分借助交往行为理论的透镜，以科学的分析框架解析其内在生成逻辑与现实挑战，为理解新时代青年社交心态、促进青年社会交往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思路。

## 2. 理论图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阐释

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过度扩张的批判，是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根源在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与殖民，要求重构以语言媒介和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发掘批判与规范的力量以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重建[2]。“搭子社交”的实践形态与这一理论脉搏形成了时代对话。当代青年搭子关系的建立，既有基于降低社交成本、高效满足需求的工具理性倾向，也呈现出争取精神或在场陪伴、增强趣缘互动以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同的交往理性特质。

### 2.1. 交往行为的内涵与本质

哈贝马斯根据行为的有效性与互动逻辑，将社会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目的行为是行动者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最为有效手段展开的行动，追求对客观世界

的改造和行为效率的最大化；规范行为是社会成员基于共同的规范准则调节自身活动的行为，以促进成员合作与增强社会稳定为目标；戏剧行为是行为者通过展演塑造自我形象，表达主体情感、态度与观点的行为，以争取主观世界表达与获得客观世界支持为目标；交往行为是主体间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进行平等对话以达成共识的互动行为，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的关联与协调。本质上是交往理性的实践形态与主体间性的建构过程，并最终指向基于对话与共识的社会整合路径。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在上述四种行为中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 2.2. 交往理性作为交往行为的基本原则

交往理性作为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聚焦于通过合理平等的对话增进主体间相互理解、达成交往共识，提出了对话过程中需满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四个有效性要求，也就是说，交往理性的实现需遵循语言表达清晰易懂、陈述内容真实可信、主体关系真诚可亲、符合社会规范共识的要求。交往理性不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建构，更呼吁主体在社会互动与对话协商中实现交往规则与社会整合的实践回应。交往理性的基本原则，为反思“搭子社交”模式中潜隐的工具理性风险、提高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和有效性提供了规范性路径指引。

## 2.3. 主体间性作为交往行为的基础框架

主体间性是构成交往行为理论的又一核心概念。哈贝马斯突破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提出基于“主体-主体”结构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将主体间性从哲学领域延伸至社会批判理论，强调主体间在遵循共同认可的制度与规范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媒介进行互动形成非强制性的社会共识，赋予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核心机制，文化、社会与个体的向前发展，都依赖于主体在与他者的平等、真诚互动中增进理解与互信，实现意义共建、促进共识达成。主体间性为理解和把握“搭子社交”模式满足青年社交的需求程度及其边界化的限度提供了思考与分析视角。

## 2.4. 生活世界与系统的二元划分

哈贝马斯区分了“生活世界”与“系统”两个相互联系的社会结构。生活世界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开展的现实基础，以语言符号为媒介、遵循着一定的交往规范和准则。文化、社会和个人作为解释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蕴含着解析交往行为的理解性功能、规范化功能和社会化功能的内在要素与建构意义。然而，受到由工具理性运作的经济、行政等“系统”的影响，功利主义和经济理性逻辑成为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导致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社会活动逐渐侵入由交往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愈发自觉地基于“有没有价值、交往质量如何、效率高低”的理性考虑，交往活动变成主体理性计算与他者利益关系的行为。同时，对移动设备和数字技术的过渡依赖，也导致真实性、真诚性、公正性等交往理性的式微。

应当说明，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植根于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历史语境，其“交往理性”“生活世界与系统”等核心概念具有特定的理论渊源与问题指向。本文在运用该理论分析当代中国交往情境时，仅将其作为启发性视角用以呈现不同交往形态间的内在张力，并尝试在中国青年的具体交往实践中加以检验与进行本土化补充。

## 3. 生成逻辑：当代青年搭子社交拼图化的形成机理

基于个体自主选择 and 积极互动、搭乘网络技术快车道构建起来的交往关系，正是对物质世界信息超载、工具理性扩张进而稀释人际关系浓度、弱化情感共鸣的现实矛盾的抵抗性尝试与主动回应。“搭子

社交”通过内在蕴含的工具逻辑交往模式对抗工具理性世界的交往困境，展现出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张力与动态博弈。“整个社交需求结构的变化既是整个互联网科技群体对于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重组，同时也是整个人际关系替代性之需求的现代化裂变。”[3]

### 3.1. 断链与重组：现代性语境下交往关系的弱化与重构

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社会思潮的演进变动不居，青年社会交往的实践形态也必然随之动态更新与主动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的时空重组打破了传统以血缘、亲缘为人际交往纽带的差序格局。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人口的加速流动，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场域逐渐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并要求在快节奏时空环境中维系传统亲密关系的同时，主动胜任碎片化生活中的社交任务。同时，“网络信息技术所构筑的虚拟空间更加剧了个体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和疏离的社会关系”[4]。原子化社会使得业已建立的亲密关系在物理空间和情感维系上面临“脱阕”与“断链”风险，传统社会联结在弱化与“松绑”的同时带来更强的孤独感；个体化也冲击了传统差序格局的道德意涵，高度理性化的“新差序格局”开始产生[5]。当代青年在现实空间的碎片化生活中“一友难求”，被迫采取更加灵活的社交方式适应高度流动的交往场域。“搭子社交”凭借其精准陪伴、边界感、低负担等特点脱颖而出，恰好契合了青年社交的轻量化理想状态和浅弱化的关系预期，为工具理性在社交领域的扩张提供了契机。

### 3.2. 定制与专供：技术中介下的精准匹配与有限互动

重构和激活新的关系形态与交往模式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数字技术的发展重塑了社交生态。网络技术的广泛普及和运用使得人际关系扁平化、社交工具和渠道多元化，催生出“去中心化”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多模态交往方式，为青年提供了丰富的交往结构和对象选择。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当代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是人际关系扁平化的典型一代[6]，具有突出的追求个性与交往泛化、数字化的特征[7]。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搭子社交”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微博、抖音、豆瓣、小红书等平台以及 Soul、探探和各类专门的社交 APP 中，都能够通过平台算法实现搭子的精准识别与推荐，完成了一个个以趣缘为基础的隐性连接[8]。社交关系的匹配更加高效便捷，复杂的社交需求在可量化、标签化的技术手段下实现了“量体裁衣”式的定制与源源不断的供给，体现了工具理性在交往行为中的渗透力度。事实上，这种交往模式将哈贝马斯所述的主体间复杂的交往互动降格为数据与标签匹配的客体化过程，增加了回应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等深层次交往需求的难度。

另外，技术的发展易导致现代人的群体性孤独[9]，搭子间交往关系的升格潜力被进一步抑制。交往场域和个性表达的扩大化与包容性使人们即使身处人际广场中仍然面临强烈的孤独感侵袭，“孤独个体通过互联网媒介所搭建的社交网络并未生成他们所渴求的亲密关系”[10]，青年群体在虚拟与现实双重世界的穿梭中陷入了更深的社交困境[11]。

### 3.3. 边界与补偿：社交过载中的情感疏离与需求调适

心理需求的矛盾与调适是“搭子社交”流行的内在动因。“搭子社交”遵循科技社会发展与青年心理发育的客观规律，是特定时代语境下催生的必然产物。科技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以往集中的大规模社会分工走向碎片化、精细化，功利与效率成为首要追求，社会生活在碎片化过程中向消费型社会转变。这一方面导致消费需求被切割为项目式、模块化的分散体系，主体间关系面临全方位的流动性与交往诉求。另一方面，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的欲望趋向于即时满足。在人际交往领域，呈现出“快餐式社交”的交往偏好。事实上，“搭子社交”的应运而生，反映了青年在高强度社会压力下面对深度社交力不从心、发觉内心孤独而渴望灵魂救赎的矛盾现状，是青年一代为缓解社交过载引发的社恐、社烦等症状，弥补“泛泛之交”唤起的内心空缺与情感饥渴的折中方案。搭子间以默契的边界感与有限责任

为共识，将交往需求和场景限定在特定范围内，减缓了传统社交全身心投入的心理压力与负累；同时，在与陌生人的互动中，青年往往更容易敞开心扉，获得一定程度的情绪价值、情感陪伴或精神共鸣。这一社交模式，起到了疏解和补偿工具理性扩张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与情感疏离的功能，是对快节奏社会人们心理现实孤独感的回应和安慰[2]。

#### 4. 困境表征：拼图化社交联结的现实矛盾与内在张力

作为当代普遍流行的社交模式，“搭子社交”是青年对建构浅弱型人际关系、弥补情感缺口等自我需要进行的简约化有效尝试。然而，“搭子社交”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发展轨道下与哈贝马斯主张的交往理性之间存在深层张力，面临着情感物化、共识悬浮和价值离散的时代性困境。

##### 4.1. 交往浅表化：深度共鸣弱化与交往本真式微

“搭子社交”具有鲜明的工具依赖特征。在数字化时代下，标签化分类与符号化身份赋予主体成为满足特定社交需求的“工具人”资格，主体间的互动被视为可通过平台精准匹配和自主交易获取的“工具包”。这种“工具性陪伴”模式凸显出现实世界的交往缺乏深层次互动，不可避免地具有交往浅表化的特点，即丰富复杂的情感需求被算法模型量化为具有特定指标的交往任务、生动细腻的情感表达被程式化为机械和缺乏温度的对话模式、亲密和谐的情感关系被功利化为冰冷的物质利益交换，这不仅弱化了个体间深层的对话与情感共鸣，也稀释了长期交往建立情感信任的可能性、阻碍了个体情感世界的丰富与人格成长。总之，“搭子社交”追求浅表化社交需求的满足，大量叠加的交往工具包牺牲了人际关系中最难得的纯粹情感与真诚互动。青年长期处于这一情感物化的交往模式中，容易养成工具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模式，抑制了交往中非理性因素的生长空间，极易导致建立深度联结与爱人能力的丧失、加剧个体孤独感与现代社会的情感疏离，甚至在青年面临人生重要转折与剧变时，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撑和情感归属以应对挑战。

##### 4.2. 共识悬浮化：自我认同弥散与圈层固化加剧

哈贝马斯强调，主体间的交往旨在通过平等和自由对话达成规范共识、促进社会整合。然而，“搭子社交”模式中，主体间的互动具有短期协作性与高度流动性，普遍规范的建立与稳定的社会共识难以达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青年在“搭子”关系中的碎片化角色对自我认同的解构。“搭子”通过多重性的主体身份和话语叙事活跃于异质化圈群中，展现出青年在“搭子社交”中的适应力和流动性。然而，这种场景化、碎片化的角色扮演也容易导致青年身份认同混乱、缺乏对自我的整体性认知；另一方面，算法推荐机制加剧圈层固化，易造成信息茧房，增加了共识凝聚的难度。算法推荐在高效匹配搭子的同时，将生活世界同质化为一座座“兴趣孤岛”，强化了圈层封闭性。圈层共识只在内部进行同质化强化，缺乏跨群体的批判与检验，既减少了青年与异质圈群的互动机会，也削弱了广泛社会性共识的生成基础，阻碍了多元交往生态的健康发展。同时，信息茧房效应极易加深不同趣缘群体间的认知鸿沟与误解偏见，容易削弱青年对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接纳与包容能力，面对公共议题的讨论难以达成广泛认同，共识凝聚处于虚浮不定的状态。

##### 4.3. 价值离散化：公共性消解与社会整合失序

哈贝马斯强调，道德规范结构的建立与学习实践也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之一，交往行为要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和理性讨论形成价值共识，从而为社会整合提供规范基础。“搭子社交”中个体生活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化、职业规范等差异的存在，不同趣缘群体间差异化互动准则的存在，以及搭子间关系“构建-维护-迁移”的短暂性与流动性三者相互交织，对青年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普

遍性价值体系的建立与维护面临巨大挑战。此外，资本的商业化逻辑渗透经济生活也是导致价值离散的重要原因。拼单、团购、砍一刀、提现互助等消费市场上常见的搭子，往往因物质利益而暂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扭曲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语言不再是人们沟通的主要媒介，资本成为操控的关键纽带，经济效益最大化成为处理一切社交问题的原则”[2]。这种不良价值观的引导将人际关系的建立导向利益驱动的联结，功利主义的逻辑操纵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在此背景下，不同价值观碰撞时的摩擦与冲突被进一步放大，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矛盾激化，不利于促进社会整合与价值凝聚，增加了化解价值分歧和平衡利益诉求时决策的难度与成本。

上述困境的交织共同构筑了“搭子社交”的现代化悖论：既是作为对传统社交模式断链的调整性回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社交困境。这一悖论的背后，映射出数字时代个性发展与人际交往的深层次矛盾，即技术进步以超强辐射力拓展个体独立性与交往空间的同时，也使人养成对科技手段和工具理性的依赖惯性，容易失去人类所特有的意义感悟与情感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搭子”关系中上述困境的在场时间和影响程度各异，必须从关注差异化的社交诉求出发来引导“搭子社交”的健康发展。现实生活中，一部分青年从实用主义出发找搭子，本身不抱有深度社交的计划与预期，偏向于追求特定领域的功能化目标实现，如“拼车搭子”“健身搭子”等。另一部分人在寻搭子时就抱有对精神文化交流或亲密关系转化的渴求与呼唤，如“汉服搭子”“旅行搭子”等。事实上，工具型或情感型搭子间不存在绝对清晰的界限，而是相互交织、彼此渗透；搭子关系也会随着时间、情境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即使从搭子关系升格为朋友、恋人等亲密关系，仍然可能在无法预知的交往过程中面临关系降格回归为搭子关系甚至陌生人关系的风险；同样，对搭子关系的边界抱有计划和信心的人，也可能在交往过程中发生情感升温和亲密关系转化的“意外”。因此，“搭子社交”体现了主体的多元交往观念和多样交往实践交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为我们引导和促进其合理化发展提供了思考空间。

## 5. 路径探索：从工具性拼接走向意义联结

当前，搭子社交尚不能成为青年群体培养传统关系链的主渠道，只是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延伸人际网络互动的机会和人际关系转化的弹性与动态可能[12]。破解其现代性困境，需要以交往理性为核心，在主体交往能力培育、技术伦理规范与社会价值整合等方面共同发力，使“搭子社交”实现从工具化联结到意义共建的跃升，为促进青年交往的健康发展提供系统性社会支持。

### 5.1. 培育主体交往理性，提升青年交往能力

一是提升青年数字媒介素养，树立理性交往认知。关键要增强青年的算法批判思维与能力。算法批判思维是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对算法逻辑背后的运作机制、价值关系和行为风险形成的自觉认知和辩证思考。“搭子社交”的工具理性逻辑占据上风离不开平台算法对主体进行的精准画像与闭环推荐。因此，学校和相关教育部门应借助课程主渠道和丰富的教育活动，合理融入青年交往的相关内容，引导青年在网络空间主动辨别虚假错误信息，杜绝不良价值观和错误思潮的侵蚀，择善而行、结交益友；提高青年在算法中介环境中保持主体性和交往理性的能力，变算法推荐的被动接受者为理性使用者，提升青年在智媒环境中的数字交往素养。

二是增强主体与现实世界的联结能力，建立深度共情。共情是交往中触达深度对话的一项基本能力与反映，也是应对情感物化困境的有效举措。深度共情的构建首先要培养青年善于聆听的意愿与耐心，通过团体心理辅导、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与现实世界真实链接的方式，引导青年在交往中学会关注与尊重彼此的完整人格。深度共情的构建，也意味着青年能够在无法感同身受时给予对方更多的理解与包

容，在“淡淡综合征”等流行的个性化交往环境中勇于正视内心的情感呼唤、积极释放蕴含人性关怀的善意，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预留或让渡情感升温的美好空间。

## 5.2. 重构算法伦理生态，建构多元包容社交生态

从技术维度出发重构算法伦理是有效化解共识悬浮的关键举措。当前，深度学习算法的信息协同过滤、内容同质嵌入、点击闭环推进等功能，加剧了社交圈层的封闭性。圈层隔阂致使公共话语碎片化表达，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因此，需通过技术改良和制度规范破解算法对多元交往的抑制，实现算法技术的“去殖民化”。

一是优化算法推荐机制，着力打破信息茧房。在算法推荐的流量最大化等设计框架中加入提供多样性选择的人性化因素，增加“异质化因子”的算法指标，主动推送与用户的兴趣偏好不同但具有一定相关度的优质内容，引入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多元化观念形态，避免信息茧房效应；构建搭子关系深度互动的评估机制。引入交往深度参数优化当前以匹配速度和互动频次为绩效的算法评估体系，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分析提取对话中体现真诚互动和情感叙事的内容，在保障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推荐参数，实现从效率工具到追求优质交往的目标转向。

二是搭建跨圈对话平台，拓宽青年社交边界。在社交软件中设计开放的搭子广场，通过提取不同兴趣圈层群体间的共同议题和讨论热点，组建起文化交流小组和跨界互动游戏、活动等；引导线上搭子与传统社交形式、社交场景等深度融合，形成更具适应性和生命力的社交形态，促进搭子间实现跨圈的“现实互动”与“虚拟共生”。同时，可以参考边际效应递减的经济学原理设计“时间衰减因子”，降低青年长期浏览话题的推送频率，鼓励其探索新的兴趣领域，拓宽社交视野。

## 5.3. 共建正向交往文化，引领青年社交良性发展

生活世界的规范共识能够为交往行为提供深厚的现实基础，社会价值的整合是宏观层面的必要保障。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诉求与人的本质形成的重要方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交往是在主体间的交互体验中生成的并不断建构的过程[13]。交往理性要求主体以内在自我为原点、以社会规范和核心价值观为轴建立社会交往的坐标系，不只停留于功能整合与工具依赖，更关注价值共生与意义互嵌。

一是充分挖掘传统交往智慧与现实世界的文化资源。这一新型社交模式中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交往智慧，在搭子活动中可以适当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加深主体间的连接深度。同时，“搭子社交”是青年亚文化在社交领域的呈现，可以深入挖掘该种交往文化中积极向善的元素，如“环保搭子”倡导构建绿色生活的实践共同体、“健身搭子”通过健康运动激发生活动力、“学习搭子”共享知识和结成成长联盟、“游戏搭子”在团队合作中体验情感陪伴等过程中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统一性，要积极引领“搭子”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共荣共生，将问题的视角集中在青年群体发展的本质问题上[2]。

二是为交往理性的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条件。首先，要加强数字空间的生态治理，强化对平台的监管与责任评估，“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融入青年群体占大多数的网络空间，遏制资本对青年社交领域的垄断和控制”[14]，通过算法透明度、用户权益保护、社会整合贡献等评价体系合理引导平台践行交往理性原则。其次，要鼓励各行业建立和完善具有普遍共识的社交规范，如平台算法伦理规范、搭子交往伦理指南等，通过柔性引导促进行业自律，为搭子社交提供基本的伦理框架与“理想的言谈情境”。复次，相关部门与主流媒体要增强在新型社交形态发展中的叙事能力与话语权，主动创设青年交往新的话语体系与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如通过多样化文化活动，让青年在交往中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通过和谐有效对话增进彼此了解和获得社会认同。

当前,以网络为重要载体的青年社交形态仍在动态流变与革新。如“零糖社交”成为又一个新的社交概念,更加强调主体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与他者建立交往关系[15],个体化与边界性是其突出特征。搭子社交的边界性特征与“零糖社交”的气质相符,但在交往的工具理性中释放出更多交往理性得以实现的空间,二者共同刻画出当代青年新的社交文化和符号,形成了中国青年个体化社会交往的本土实践。当代社交形态的迭变,本质上是传统的深度社交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呈现。无论青年社交采取何种“中庸”策略与交往方式,始终都无法摆脱作为社会性存在所必要进行的深度联结。在技术中介渗透现实生活的今天,对交往理性的追求或许更应该成为我们寻找内在自我与重建生活世界意义的关键所在。

## 参考文献

- [1] 第一财经. 从饭搭子到蛋搭子,年轻人为什么流行找搭子? [EB/OL]. <https://m.yicai.com/news/101734003.html>, 2023-04-21.
- [2]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3] 于语和, 周欢. 青年“搭子型”浅社交的心理透视与现实审思——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J]. 理论导刊, 2023(10): 96-103.
- [4] 阎国华, 何珍. 公开声讨: 新型网络道德批判机制的兴起与反思[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44(4): 61-69.
- [5] 肖瑛. 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J]. 探索与争鸣, 2014(6): 48-54.
- [6] 何绍辉. Z世代青年的形成背景与群体特征[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8): 14-20.
- [7] 王阳, 张攀. 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 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2): 83-88.
- [8] 喻国明, 曾佩佩, 张雅丽, 等. 趣缘: 互联网连接的新兴范式——试论算法逻辑下的隐性连接与隐性社群[J]. 新闻爱好者, 2020(1): 9-13.
- [9] 雪莉·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M]. 周逵, 刘菁荆,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 [10] 林滨, 江虹. “群体性孤独”的审思: 我们在一起的“独处”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4): 40-45.
- [11] 戴世富, 韩晓丹. 缺场在线与在场缺位-网络社交殖民化现象研究[J]. 当代传播, 2015(5): 59-61.
- [12] 薛深, 吴小芳. 仓位流变: 青年群体搭子社交的实践考察[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5): 88-93+118.
- [13] 何静. 生成的主体间性: 一种参与式的意义建构进路[J]. 哲学动态, 2017(2): 87-92.
- [14] 杨鑫. 青年“搭子社交”现象: 缘何流行、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2): 106-111.
- [15] 段俊吉. “零糖社交”: 当代青年人际关系的新型样态及其逻辑[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5): 76-84+75.